

陽太的原草



行發店書華新

著柯連甫巴·П

草原的太陽

П.巴甫連柯著
王文譯

目錄

草原的太陽

一		一
二		六
三		元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巴甫連柯小傳		二九

草原的太陽

4806

七月中旬，葉滅里雅諾夫服務的那個汽車場裏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需要派五輛連同司機的載重車到草原去參加收割。大家正在決定派誰去。安德烈·葉米里雅諾維契頭一個挺身出來。兩星期前，他的妻子死了。安德烈和他的小兒子都傷心得不得了。一向佩服葉滅里雅諾夫是個聰明伶俐的工人的車場主任建議給他一次額外的假期，而且還答應想法子送他的兒子到少年先鋒營去。但是安德烈既捨不得離開他的兒子，也過不好沒有妻子的生活。

這一回，去參加收割是可以到新的地方去，接觸些新的人；過一過緊張的生活，——所以他頭一個自動地參加了。

「可是謝略什卡怎麼辦呢？」汽車場的團組織者維拉·左托娃問他道。

葉滅里雅諾夫很簡單地回答她說：「帶在身邊，讓他習慣習慣集體農場的生活。」

決定了在早晨四點鐘以前結隊出發，如同從前烏克蘭農村的買賣人所說的那樣「趕早霞」，就是趁着早霞，跑過山路，在中午的炎熱前趕過草原地帶。

安德烈在汽車場裏忙了一夜，他修理車箱，灌好汽油，預備了麻袋和繩子以防萬一，在隊伍出發前一小時才跑回自己家裏去收拾東西。

謝略什卡在頭一天晚上就知道了出發的消息，他和衣睡在父親的床上，把死了的媽媽的好友，隣居娜結日達·格奧爾基也美娜關切地給他預備好的，裝着替換衣服的旅游包枕在頭下。

安德烈一隻手抱起了熟睡着的兒子，另一隻手提了旅行包，房門也沒有鎖，就跑到汽車場去了。

謝略沙給發動馬達和檢查馬達的噪音以及司機們的喊聲吵醒了，便哼哼地哭了起來。他心裏非常願意和父親一同去，可是他還從來沒有離開過故鄉，由於不知道路上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感覺到有一點害怕。然而他很快就安心了。因為司機們全是熟人，他們親熱地喚着他的名字，誇他和他們一塊兒跑長途，而且使他相信說，在那邊——他們所要去的那些草原集體農場裏，今年的收成絕不會讓人發悶的。

維拉·左托娃摸了摸他的下頰，又像平時一樣，說了一些不愉快的話。

「把鼻子擦乾淨，不然，你瞧，都要流出來了……」

汽車場的主任——肥胖身材，有一把大鬍子，好小事大作的安東·安東諾維支致了送別辭，左托娃在每輛車上貼了一幅標語：「大家都去參加收割！」還在自己那輛汽車的前面擋風玻璃上插了一小束紫羅蘭。

「勳章和獎牌都戴好了嗎？」安東·安東諾維支大聲地問他們，「到了那兒不要出醜，要像個人樣子。葉滅里雅諾夫，你帶隊。好了，祝你們一路平安！」

父親放開了腳閘板，先掛了頭檔，隨後改到了二檔，當他們開上了公路時——換到了三檔。

「怎麼樣，他們沒有掉隊嗎？」他向兒子問。「你常往後面瞧瞧。」

謝略沙跪在車座上，從汽車後方的玻璃窗望出去。汽車隊正在駛過城裏最大的一條街。現在公園，賣汽水的露天商店和拐角上的俱樂部都被遺留在後面了。

「他們來了，」他說完之後，突然間眼淚不由自主地流滿了兩頰，他笨拙地摟住他父親的脖子，問道：

「爸爸，我們還回不回來？」

父親悽然地微笑了一下，說：「小謝略沙，我們還能把你帶到那兒去呢！我們當然是要回來

的。你喜歡我們的家嗎？」

謝略沙答道：「喜歡。」

對於他，世界上再沒有比母親更寶貴的人了，母親故去之後，他們屋裏的東西，他和母親常常一同走來走去的那條故鄉大街上的許多地方，都時時刻刻地使他想起死者來，它們好像保留了肉眼所看不見的母親的存在，陪伴在他的身旁似的。他們的東西好像知道許多許多關於謝略沙本人的事情；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永久地離開這裏，去到一個一切都陌生，和沒有佳慣的地方去……

「難道他們不會動員我們嗎？」他暫時停止了哭泣，他就心地關心着。「別特羅夫伯伯在汽車棚子說過：要動員我們直到做完那種……收割工作完畢，是吧。」

「就是動員的話，你想想看！也不過兩個星期罷了！」父親用這樣一種極真摯的口吻安慰他，使得謝略沙立刻就相信了他。「但是趁這個機會我們還可以帶你旅行一次，看見許多新的人，慶祝一下收成。孩子，今年是大豐年啊！大家的喜事呢！」

「我們要走很遠吧？」謝略沙回頭望着已經離開了小城，在向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山上，彎彎曲曲的汽車路上駛去的汽車隊，問道。

「到別列闕栢。你大概聽說過這個地方吧？」

「是不是福龍芝去過的那個地方？」

「對了，對了。孩子，這一回的戰爭，也在那兒打過仗呢！我聽說，大砲啊，打得稀爛的坦克車啊，所有的東西都原樣不動地留在那裏。」

「有沒有銅盔？」

「這一定是有的。」

「爸，如果我們能弄到一頂銅盔就好了，再弄個水壺……或者一支衝鋒式。」

「好的，我們隨便拿好了。我們看中一尊大砲，我們連它也一齊拖來。」

「大砲大概是要被警察收去的，」謝爾格歎了一口氣，已經完全安心了；他開始沈思，他應當特別注意戰場上的那幾種勝利品。

太陽還沒有出來，周圍是黑暗的，就像晚飯前，媽媽爲了怕蚊蟲飛進來，所以不點燈的時候一樣。只有東方的天空燒得一片通紅，紅得差不多要噴出火焰了。它馬上就要燃燒起來，冒出黑煙；太陽便將在形成着一個洞洞，像是一個裂縫的地方探出頭來。但是山和海暫時還在假寐着。海彷彿凍結了，一若可以隨便地在它的平坦的青白色的水面上奔跑，和在瀝青馬路上奔跑一樣。

而山呢——山像是些睡夢中的鳥兒，當它們把頭藏在翅膀底下，凝立在樹枝上，整個失掉了它們的鳥兒的樣子，像是些大個兒的松樹果子時那樣。

山麓圍作一團，藏起了它們的豁谷，窪地，和岩壁，因此變得又矮小，又陰沈。

汽車向山頂上攀登的時候，公路盤繞得那末陡急，眼前只鋪展着二十來米長的道路，再遠，道路就隱沒在凸出的山角後面了，也沒有法子看見從對面開來的汽車，也沒有法子注意自己的汽車隊了。

謝爾格決計先留神看看，父親怎樣開車——他從心底堅信，在收割的時候，當一切都進行得像在戰場上一樣地激烈和勇敢時，他一定有機會接觸駕駛盤的。在家的時候，好像總是沒有功夫研究父親的汽車：起先，他被認為年紀太小，後來，他又開始上學了，而且媽媽對汽車總有點兒害怕。

謝爾沙開始細心地觀察他的父親，他不能不承認，他立刻就感覺到像他父親這樣一個司機使他歡喜。絕不像維拉·左托娃，開起車來像坐在縫紉機前那樣子。安德烈·瓦西里也維契把從胳膊肘起裸露在外的手臂放在駕駛盤的十字上，很隨便地駕駛着載重車。他並非筆直地坐着，而是微微地歪着身子，常常向四面東張西望，就好像他並不把旅行當作一回事似的。但是他的手指却是緊張的，他的雙手——強大有力，棕褐色，筋肉發達的雙手——像是自主地在移動着似的。

「爸爸，你這是作什麼？」

「抽油。」

「這個呢？」

「掛空檔。」

「空檔是什麼呢？」

「謝爾格、安德烈要，」父親笑了起來，「你現在不要給我搗亂，路糟透了，一秒鐘不留神，我們就會粉身碎骨的。好孩子，你睡一會兒，——習慣習慣在汽車裏睡覺吧。誰不能在汽車裏睡覺——就不能算是司機。」

而謝爾格就像是惡意地不想在這個時候睡覺似的，現在他的父親在前面領着隊，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向後面瞧，批評批評司機們，說他們落後了，或者相反——過於逼近領隊的車子了。有幾次，他甚至從車箱的開着的窗口伸出頭去向他們揮手，直到他的父親指摘他，不應該這樣作；對司機們不是用揮手來表達意思，而是要發信號的，而且現在根本也沒有作這個的必要。

但是謝爾格疑心，他的父親雖然從前作過准尉，還佩着紅星勳章，但是，對於自己的權力的使用很客氣，以為他這樣一個年青人，怎麼好意思指揮年紀比他大的人呢。謝爾格雖然不作聲了，但是心裏很不贊成這種無聊的謙虛。

在葉滅里雅諾夫的後面走着的是葉戈爾·葉戈雷契·彼特羅夫。汽車場裏的人都叫他是若拉伯伯。連不大喜歡司機們、嫌他們太大胆的死去的媽媽都一向對彼特羅夫很尊敬。他有兩枚獎

章，大家都公認他是一個很公正，慎重的人，在所有的聚會上，大家都一定推選彼特維夫做主席，而他總是不肯做。

在若拉伯伯的後面走着的是彼恰·伏里塔諾夫斯基——從前是坦克車手，有三枚戰鬥勳章和許多獎牌，他是謝略沙所認識的許多人裏面最快活的一個人。媽媽老是說，他的腦子是長在腳裏的。排在伏里塔諾夫斯基後面的是上了歲數的葉略木什金，他是一個陰鬱寡言的人，嘴裏總是咬着一根廉價的煙捲。走在隊伍的最後面的是維拉·左托娃，她是汽車場的組織者，又是媽媽最愛的人。她沒有勳章，但是在工業學校畢業過業，據說，她所受的教育差不多可以算是高等教育。

當母親活着的時候，維拉一天到晚在葉滅里雅諾夫的家裏，所以謝略沙和她很熟，雖然並不特別喜歡她。她經常領導一些運動，她總是只說些，她那兒的那些人全是些遊手好閒的人和懶漢，說她總有一天會爲了他們而『冒火』的。謝略沙從心裏頭非常想看一看，怎麼能够沒有火而『冒火』，但是有一天，當他狡猾地微笑了一下，要求維拉快點『冒火』時，維拉竟當着他母親的面打了他一下，維拉常在許多集會上演說，是一個煽動者，還常在壁報上寫文章。

但是資格最高的還是父親，死去的母親時常向隣人娜結日達·格奧爾基也芙娜說，他的腦袋裏是一團火，如果他能受到好的教育，老早會當上汽車場的主任或者機器技師了。謝略沙記得，去年冬天，父親怎樣每天晚上學習，母親則充當先生。她打開一本有圖表和數目字的書，很嚴厲

地查問父親功課，而父親呢，由於疲倦，勉強地微微動着嘴唇，總是答得文不對題。

媽媽爲了這個苦惱得不行，謝爾格很爲父親遺憾，覺得他書念不好，太可惜了。

但是無論誰對父親生氣都不會很久，甚至於維拉·左托娃也做不到。因爲他是一個非常快活的人。有時，爲了使大家驚奇，做出一隻菜園子裏用的哨子——據他說是叫作『反啄木鳥哨子』的，有時，給謝爾沙做出一隻玩具風車，或者是會飛的飛機模型，引得一條街上的孩子都跑來瞧。

秋天，在休假日裏，當全車場的人一同到山裏去遠足時，他採集山裏紅，採得多麼靈活呀！他還會在吉他的伴奏下唱得多麼好啊！

已經不在了的可愛的媽媽，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出現了的媽媽常說，父親是用歌聲把她征服了的。

她自己不能唱歌，因爲她的喉嚨痛，但是她能够連着聽幾天歌曲也聽不厭。他們家裏有過一個自製的小收音機，當電台廣播莫斯科的音樂會時，媽媽一定要喚謝爾格說：『孩子，你聽，這是誰在唱？』

不久，謝爾格便能辨認所有著名的歌手的聲音，從來也不會弄錯。聽了頭幾個小節，就可以叫出歌手的名字來——是柯紫洛夫斯基，還是阿列克桑德洛維契。

謝爾格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感覺到心窩裏一陣子噁心，眼睛也有一點兒發花，他害怕地想道：「我大概是暈車了。」

實際上，道路却是開始在可怕地盤曲和彎繞。

它在山和海的中間奔跑，時而向上攀登，時而驕地向下飛去，有時在急遽的拐彎處，不意被小橋鉤住一下，之後又重新親視着下一座山，固執地向上面急進着。

謝爾格怎麼也想像不出來，這裏的人們全住在那兒，怎樣生活，和作什麼事情。

謝爾格在思慮着山對於人的生活是多麼不方便的時候，他大概打了一個盹，因為當他又重新看見自己前面一些東西時，他甚至於不能立刻看出究竟是什麼。他們正從山頂向窄狹的海灣馳走着，在那遠遠的下面的岸邊上堆着一個房屋毗連的小村落。從高處望下去，它是那樣地小，好像可以用手把它抱起來一樣。

太陽把自己的下巴放在地平線上，出來了，他已用快活的整個圓臉照耀和熾熱到那樣，使眼睛都疼痛了。

岩壁和山丘，時而是被明亮地照明的，時而是被輕淡的半陰影籠罩着，不時地改變着顏色，好像彼此間在作着什麼遊戲似的。遠方，山丘後面，沿着海灣，神秘的山嶺淡淡地成了藍色，它們差不多和天空溶合起來，一若構成天空的一部分。那些山嶺多得很。它們從四面八方轟

攔過來。它們或是迎面跳躍過來，或是從道路上讓開之後，又從側面跑過來，正面地攔擋住路途。

「爸，地在那兒呢？」謝爾格問道，驚呼了一聲。

載重車陸直地開上了一座避著小城的街道，挨著漁船和陳列在岸邊的魚網旁邊，挨著出來得很早的浴客和還沒有下板的漂亮的露天商店，邊飛馳過去。

經過了這些之後，又是山道。快要到大山頂了。謝爾格非常關心，他們將怎樣爬過山去，在山的那邊將有些什麼？

「我們去的那邊也是海嗎？」他問道。

父親告訴他說，山頂那邊是山麓，山麓間是覆蓋著許多茂盛的果木園的寬闊山谷，再過去，約莫過兩個鐘頭左右之後，即將鋪展開和桌子一樣平坦，全面生長著金黃色麥穗的草原了。

「那末，山和樹林呢？」

「山快要走完了，樹林也再沒有了。」父親簡短地回答他說。

真不容易明白，這些山怎麼能够走完，它們多得好像足夠走整整一個星期似的，還有，為什麼在平坦的地方反而沒有樹林呢，雖然它在那兒或許可以比在那些總颶風的，險峻的石頭山坡上容易生長一些。

謝略沙還想知道許多事情，但是他沒有打起決心來問。

現在，當汽車開向山頂的時候，海被遺留在後面了，眼前是一片嘈雜的山林。它整個地在動作中，一若在設法把自己的根從土地裏掙脫出來，向目力所及的地方四散奔去。小橡樹在彎腰，松樹在搖擺，山裏紅和黑莓子的灌木叢在顫抖着，在每一個拐彎的地方，清涼的空氣猛烈地吹進車箱，每一次都把謝略沙的小圓帽從頭上吹下去。

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樹林。他的媽媽領他去過幾次的，他們城市附近的那座小樹林子是優柔的，溫暖的，沒有一點兒風的。媽媽在那裏揀拾松樹果實，用來生爐子，他則拿它們當作小鉛兵兒玩。收了滿滿的一口袋時，他們便把它放在一隻裝着鋼珠軸承的車輪的小車子上，載回家去。在下坡路上，小車子跑在前面，他們幾幾乎跟不上它，在拐彎的地方用拳頭做了號筒嗚嗚地吹着，以免有人會撞在他們的身上。

和媽媽在一塊兒的時候，好像什麼都顯得可愛得多，有趣得多，沒有了她，許多事情全引不起謝略沙的興趣了。

譬如說，即使是要採松果，他也絕不會一個人跑到這個山中密林裏去，也絕不會一個人停留在這種在耳旁討厭地嗚咽着的喧鬧的風中。

「山頂到了！」父親說道：「孩子，我們在這兒稍爲休息一忽兒。你累了吧，嗯？」

謝略沙很不好意思承認，他果真感覺到疲倦了，雖然他什麼也沒有做。

『你怎末了！我可以像這樣旅行一千年！』他狡猾地說，一面打呵欠和伸懶腰，說了一半，就不再說下去了。

現在所有的東西，除了天空之外，都在下面了。海在遠遠的地方沉沒在太陽的霧氣裏，而清楚，峻嚴的山顯得那樣地近，簡直令人想要把手伸到它們的尖銳的山脊上去。整個的大地好像是到道旁那座小山丘處就到盡頭了，那兒有一座房子，修着寬闊的陽台，前面有許多五顏六色的小傘型的東西。

葉滅里雅諾夫的汽車隊駛到公路外面；司機們揭起了車蓋，旋開了水箱的蓋子，便躺臥到茂盛的橡樹蔭涼裏的草地上去休息了。

『哎呀！糟糕，糟糕！我什麼吃的也沒有帶來呀！』當葉滅里雅諾夫看見若拉伯伯在他自己的面前攤開西紅柿，黃瓜，雞蛋和麵包時，抱歉地說道。

左托娃以她一貫的嚴厲態度命令謝爾格說：『去，坐在若拉伯伯跟前，吃一個雞蛋』，就像葉戈爾·葉戈雷契帶去的東西，全是她自己的東西似的。

謝略沙不願意吃人家的東西，以免叫父親面子上不好看，所以他謝絕了。但是左托娃話也不說拉了他的手，把他放在若拉伯伯的身旁，在他的手裏攔了一大片麵包和一個煮老的雞蛋。謝略

沙知道，和她爭論是不可能的。連司機們都不和左托娃爭論。

他剝掉了雞蛋皮，在一小撮鹽裏沾了一下，便像葉戈爾·葉戈雷契那樣開始吃起來，把手掌接在下巴底下，以免掉落屑粒。

在這個時候，司機們抽了一會兒煙，把水箱添了水，檢查了車輪和車軸，在出發前談了談關於麥子的事。

若拉伯伯說，到處都堆滿了麥子，左托娃則立刻指摘他說，這簡直是傻話：麥子得從打麥場直接交上去，根本一分鐘也不能耽擱。若拉伯伯想回答她什麼話，但是只動了動嘴唇；伏里塔諾夫斯基打呵欠打到流出了眼淚，說，只要有東西可交，便是不錯，而他們司機們是不會落後的，因為收割麥子是件好事兒。

「就是太累了，這是遺憾！」葉略木什金咳嗽了一陣，走向汽車去了。

父親在深思中，但是被老人說的話引得微笑了一下。

「該走了，小夥子們，我瞧時候要追過我們了……謝爾聶卡，和海告別吧，」父親說，「這回你要好久看不見它呢。」

的確，還沒拐上兩個彎，樹林真的便遮住了海，就像它根本從來也沒有過似的。山谷，山麓和果園出現了。沿着公路，在一條狹窄的崖縫裏淙淙地流着一條小溪。它在石子上奔跑着，時而